

苦女努力記





兒童文藝叢書

苦女勞
章 書 藏

大眾書局印行

致一室
本叢書
理學家特選
每冊書
事內容能
童的心性
識的興趣
的與朋友
品養小朋
品，所以求
方，面力正



特價
六十元
每冊

編發

著者：本局編輯部
發行者：大眾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第0545號

印者

主 餘
國語日報印刷廠
台北市福州街一〇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再版

版權

所有
翻印

請勿
翻印

本書及作者簡介

苦女努力記是公元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赫克脫·馬洛的名著之一。

故事的内容大概是這樣的：

佩玲的父親是個流浪攝影師，不幸患病死去；而母親亦在趕回丈夫老家途中，在巴黎憂困而死。母親臨終時，再三囑咐獨生女佩玲，務須前往馬拉庫尋找從未見面的唯一親人——老祖父凡爾佛郎。

凡爾佛郎是個性情倔強而頑固的人，爲了兒子的婚姻問題，竟和自己的獨生子——也就是佩玲的父親感情破裂，逼得兒子領着妻子、孩子到處流浪，終至客死他鄉。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佩玲的母親特別吩咐佩玲縱然找到祖父時，也不要馬上相認，一定要等他自動相愛，才會有好日子過的。

佩玲遵守了母親的遺言，在經過千辛萬苦以後，終於找到了祖父。原來祖父是馬拉庫一帶擁有許多家大工廠的富翁，只可惜兩眼已失明了。

佩玲化名在祖父的工廠裏做女工，由於她懂英文，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作了祖父的翻譯。

，而大被信任，更超升爲祕書，住進了祖父的公館。

經過了一年多不斷的努力，凡爾佛郎已打聽得兒子和兒子的妻子都死了；最後更證實了這年輕的女祕書，就是他不知下落的唯一繼承人——獨孫女佩玲。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一個年輕人只要刻苦奮鬥，必能戰勝惡劣環境，而走向幸福的光明前途。

本書和「苦兒流浪記」是姊妹篇，但在情節和故事的角色上，並沒有聯貫的地方。

作者馬洛的故鄉，是在巴黎西北塞納河畔的拉普伊小鎮。公元一八三〇年，馬洛就出生在那裏。

後來他當過新聞記者，喜歡寫些社論文學和音樂的文章。到了三十歲以後，才決定努力的方向，專寫長篇小說，本書便是他的成名作之一。

本書主要人物表

佩玲（化名奧雷莉）

孤女

孫德利

醫生

凡爾佛郎・佩特華

佩玲祖父

陸桂麗

買賣舊貨女子

愛德蒙・佩特華

佩玲父親

卡勞姆

女老師

瑪莉・都里沙尼

佩玲母親

孟貝洛

會計主任

法布雷

工程師

彭迪脫

外國書記

泰洛

廠長

羅茜莉

佩玲朋友

貝諾司

廠長

法郎沙太太

旅店女老闆

昔圖爾

凡爾佛郎姪兒

徐諾碧

羅茜莉姑媽

卡席米

凡爾佛郎外甥

奧耐斯克

領班

沙爾德

基洛得公寓老闆

威廉

車夫

屈萊波

馬戲班女演員

裴斯丁

凡爾佛郎管家

苦女努力記目次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童話生活	好友受傷	推車小工	一夜難捱	馬拉庫鎮	鄉景一瞥	途中偶會	重逢故主	艱苦旅程	惡婦詐欺	臨終囑咐	幼女賣騾	母病求醫	客棧寄寓	巴黎城外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三	五	五	四	九	一	五	五	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快樂重圓	祖孫相認	喪禮啟示	愛子死訊	接受教育	同進晚餐	推心置腹	神祕信件	權代車夫	再回旅館	廠長盤詰	歷敘往事	翻譯新聞	暫充譯員	兩人宴會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三	六	五	六	五	四	三	三	六	八	九	二	二	四

一、巴黎城外

每逢禮拜六下午，通往巴黎柏勝門那條大路上的車輛，總是特別擁擠的；因為大家都想在天黑前趕進巴黎城。

像今天這樣炎熱的六月天氣，關卡前照例排着一列長長的車隊等待依次檢查。

在那車隊的最後有輛破舊的篷車，也在同樣等着。那車子四週圍着一層厚布，車頂上蓋着一層油布。在許久以前，那厚布也許是藍色的；但現在因為骯髒而且破舊，所以很難分辨出原來的顏色了。四面還寫着一些字，可是也已模糊不清了，只隱隱約約地看到第一行寫的是希臘字，第二行似乎是德文，另外一行是意大利文，最後的一行是法文——顯然是那些外國字的譯文。這些字母表示出這輛破舊的車子曾經遊歷過上列的幾個國家，現在終於又回到法國的首都巴黎城外來了。

這麼遠的路程，真是難爲了車前那匹瘦弱疲憊的騾子。

騾子被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看管着。她那美麗的頭髮和琥珀色的臉，一看就知道是個混血兒。儘管她穿得是十分破爛，但掩不住那輕盈的身材而顯出的高貴品格。

如果停在前面的那輛大車不是裝着乾草的話，照料這隻騾子原是極容易的。可是現在每隔幾分鐘，牠便要從前面車子裏去咬一口草，偷偷地嚼着。

「伯力凱，不要偷東西吃！」

那騾子垂着頭，好像牠也覺得真難爲情的樣子。然而牠實在餓了，嚼完了一口草，聳聳耳朵，又再去啣第二口。

忽然一個聲音從車子裏喊出來：

「佩玲！」

「媽媽，什麼事？」

佩玲掀起了簾子，爬進車內，焦急地望着躺在被褥上的瘦削的母親。

「伯力凱在做什麼？」

「牠在偷吃我們前面車子裏的乾草。」

「呀——妳不能讓牠這樣！」

「但是牠餓得很呀！」

「不能因爲肚子餓，就去偷人家的東西。如果讓駕車的人知道了，他要大發脾氣的。」

「媽媽，我知道；我格外小心地看他就是了。」

「我們還有多少路？快到那邊了吧？」

「正在等候關員檢驗，所以我們必得停在這裏。」

「大概還要等多久？」

「媽媽，您又覺得不舒服了嗎？」

「不要擔心——沒有事。不過覺得在裏面氣悶一些罷了。」

這不過是說來安慰那孩子的，其實她的病是真嚴重。她今年才三十歲不到；和佩玲的面貌有些相像。

「要我拿什麼東西給您嗎？」佩玲問。

「不要。妳快去看看伯力凱不要偷吃人家的草。」

佩玲下車去了。

她無聊地望着伯力凱，望着四周，望着那隱約在煙霧中的巴黎市。

關卡的稽查員在她身邊出現了。他們把杆子刺進草堆裏，有時爬進車子，用鐵叉刺進酒罈裏，嚐着流出來的幾滴酒；但是嚐不到幾滴，便又立刻吐在地下。這些在她看來，是多麼

奇怪啊！

佩玲忽然發覺有個和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她附近逗留著。從穿著看來，大概是賣藝團裏的人，她們的車子一定也在行列裏。佩玲根本沒有注意她，可是那女孩却過來搭訕了。

「啊！妳們這隻騾子真好！」

佩玲沒有作聲。

「這難道是法國種麼？——」

佩玲看她態度很和藹，就回答說：

「牠是從希臘來的。」

「從希臘來的？」

「不錯，所以牠的名字叫伯力凱！」

「那地方是不是很遠？」

「哦，很遠！」

「是不是比中國更遠？」

「那倒不。但是路確是很遠！」

「那麼想來妳也是從希臘來的了？」

「比希臘更要遠哩！」佩玲驕傲地回答說。

「從中國來嗎？」

「不，但是伯力凱是一隻希臘產的騾子。」

「妳們到那裏去？」

「到巴黎去。」

「妳們準備把這輛大車放到那裏呢？」

「奧雪爾地方的人告訴我們，礮臺附近的大路邊，有很大的空地可以給我們安放車輛的。」

。」

那女孩在腿上很響地拍了一下，搖搖頭說：

「那礮臺附近的大路邊不是妳們去的地方。那邊有強盜。除非妳的車子裏有不怕刀槍的

男人，並且也不怕用刀殺人的男人！——有沒有？」

「沒有。只有媽媽和我兩個人——媽媽還在生病。」

「這麼看來，妳們可能是第一次來巴黎？」

「一點也不錯！」

「那我替妳介紹，妳們住在沙爾德的客棧裏去。那裏不管人畜，都可以照料的。況且他的客棧四週都有圍牆，那些土匪們都知道誰要侵入他的圍牆內，誰就有被他槍殺的可能。所以他那裏是最安全的。」我叫屈萊波，完全是爲妳們好。」

「謝謝！但不知他那裏的房租貴不貴？」

「在冬天，人們都擁擠到巴黎來的時候，或許要貴些；但在目前，每星期化不到四十蘇（法國古時銅幣名）便夠了——包括養驢子在內。」

「沙爾德就是那個人的真名嗎？」

「他們都這樣叫他。這人的爲人處世很不錯，他原是一個布販子，積了不少的錢。但是有一次發生了意外，把他的一條胳膊折斷了；於是不得不使他改行開了這家客棧，租給人家安放車輛。同時他還兼營許多副業——販賣小狗便是其中的一種。」

「從這裏去那客棧有多遠？」

「不很遠。一進了柏勝門，先向右轉彎。沿礮臺的大路走去，約走半個鐘頭。當妳走過了文生街時便向左轉，再一問，每個人都知道沙爾德的客棧的；那客棧叫做『基洛得公寓』。

「謝謝妳。妳是不是可以替我看一下這騾子，讓我去告訴媽媽一聲？」

「好的。我還要請牠教我希臘話哩。」屈萊波開玩笑地說。

佩玲爬進車子去，把那女孩說的話都告訴了母親。

那病人點了點頭。

二、客棧寄寓

當佩玲跳下車來時，關員已經檢查到前面那輛裝草的車來了。屈萊波於是說：

「要輪到妳了。再會吧！如果妳要找我，只要問屈萊波就好了。許多人都知道我的。」

關員爬進了佩玲她們那輛替人照相的大車，看見破舊的褥子上只躺着一個有病的年輕婦

人。這赤貧的景象，不禁使那關員感到奇怪。

「有什麼要納稅的嗎？」他問那病婦說。

「沒有什麼。」

「酒、菜、食糧都沒有？」

「沒有。」

她所說的幾句顯然是老實話。除了褥子，兩只籐椅，一只木製的方桌，一個火爐，一架攝影機，和幾件攝影的用具以外，什麼也沒有了。

「好的，妳們去吧！」

她們一進了城門，便照屈萊波所指示的，向右轉彎。佩玲牽着伯力凱的韁繩，沿着礮臺旁的大路前進。那些破舊的房屋和堆棧，髒亂的荒場，堆滿垃圾的空屋——這就是巴黎麼？這和她父親曾經講過的，完全是兩回事。

佩玲認得那寬闊的文生街，經過了那裏以後，她便照着屈萊波所吩咐的向左轉彎，逢人便問基洛得公寓在那裏。終於走到了一道高圍牆的前面。那是用木板做成的。從那開着的門裏望進去，看見一輛沒有輪子的破汽車，旁邊還放着一輛行李車。一間破陋的草屋，使她證實她已到達了沙爾德的客棧。如果她還在疑惑的話，那麼在草地上打滾的六隻小狗，也可以證明這便是屈萊波所說的地方了。

佩玲進了大門。小狗們立刻狂吠起來，跳在她身旁輕輕地咬着她的腳。

「什麼事？」一個聲音喊着說。

佩玲向四邊看看是誰在叫。見左邊有一長列建築物，雖然不很像屋子，却真是屋子。那牆壁是用薄板、石子、錫罐和木片堆砌而成的。屋頂是用草和木板做的。窗格是糊滿、釘滿了各樣的薄片——紙、木片、鋅片或是玻璃。整個的東西就像魯濱遜在荒島上蓋成的。附近的屋簷下有個滿面鬍鬚的人，正忙着揀選布條，扔進他腳旁的籃子裏。

「不要踏了我的狗！」他喊着說：「過來讓我看一看。」

佩玲過去了。

「妳要什麼？」他問。

「你是基洛得公寓的主人嗎？」

「人家這樣叫我。」

佩玲簡明地告訴了他所需要的。

「可以的，」那人說着又向佩玲仔細看了一眼：「但是妳須先付我房租。」

「什麼價錢？」

「車子每星期四十二蘇，騾子每星期二十一蘇。」

「這未免太貴了些吧？」佩玲小心地問。

「這是我定的價錢。」

「是夏天的價錢嗎？」

「是的。」他坦白地回答。

「我那騾子可以吃這些蘆草嗎？」

「當然——牠也可以吃青草，只要牠牙齒好，吃得動。」

「我們是路過這兒，住不到一星期，所以不能按星期付。請問一天的租金是多少？」

「車子每天六蘇，騾子每天三蘇。」

佩玲在袋裏摸了一摸，摸出九個一蘇的銅板來，慢慢地一個一個數給他。

「這是第一天的房租。」

「好的，現在妳可以住了。妳們一起有多少人？」

「只有媽媽和我。」

「那麼妳媽媽爲什麼不來和我直接講價呢？」

「她有病。」

「什麼，有病？——這裏又不是醫院！」老闆似乎有些不願意的樣子。